

米容每趟自东京回来省亲，我们两个，总要想法子携手去看一场戏。这一趟，米容说想看京戏，翻翻天蟾的戏单子，晚上有陈少云先生的《成败萧何》，米容微微蹙眉，讲，新编历史剧噻，以下省略若干字，多年跨国死党闺蜜，彼此意会，不需多说了。

之一，黄昏去了天蟾，上座几乎是满的，而且年轻人星星点点络绎不绝，状况很赞很赞。极怕去看戏，满场白发老人家，就我们一两枚年纪幼小的，夹在里面，夹生饭一样心慌意乱不得人心。这些年，看京戏昆戏都还好，就是每个礼拜去听评弹，整个戏园子里，估计六十岁以下的，最多两枚了。

米容坐我左手，坐我右手的，是一枚洋人孤客。开戏之前，洋人孤客问我，darling，可以拍照片吗？我仔细查了查，答疑，可以，不过不可以用闪光灯。洋人孤客很满意，跟我唠叨，我去过很多地方，比如伦敦纽约，都不许照相的，照一照，哼哼，直接给赶出去了。我朝伊笑笑，欢乐欢乐，放心拍照吧。格么，darling 是哪里人？我是巴斯克人。我一听来了劲，巴斯克是西班牙北方一个区域，就像人家问你哪里人，不答中国人，直接答上海人了。再问，巴斯克哪里？答我，毕尔巴鄂，你知道毕尔巴鄂吗？我跟孤客继续笑，呵呵去过啊，府上的古根海姆美术馆，不得了啊。孤客听完，差不多要来拍我肩头了。你是大学生啊？T恤衫卡其短裤的。不是，我是演员。什么演员？舞台

剧演员。我就瞪目并刮目了一下，顺口翻译给米容听，米容小担心，伊看得懂啊？成败萧何哦。实际情况是，巴斯克人一路看得很起劲，该喝的彩，准时准点一个不缺地都喝了。

之二，陈少云先生的萧何，安平先生的韩信，满堂有彩，技术技巧，都是当今数一数二的了，想听几句韵味浓腔正的唱，还是有得听的，过瘾是扎实过到了。中国好男人的浑厚苍劲有情有义，只剩戏台子上可得瞻仰了。只是，整出戏，编得极郁闷，无非刘邦夫妇坐稳了江山，心恨韩信造反，处心积虑，杀了功臣而后快。萧何居间，进退皆难，人格撕裂，屡屡撞墙的心都有了。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价值观陈腐，故事老套，吃力笨重，比较绝望。米容不动声色，新编历史剧啊，还想怎样呢？编得比《史记》还精彩，有可能吗？

更破绽的事情是，配角儿实在是弱得吓死人。汉家天子刘邦，给活活演成了一枚小混混，刘邦太太吕雉皇后，编导苦心给足了戏份，可惜，演员不懂珍惜，演得剑拔弩张声嘶力竭，比泼妇还泼妇，实在叹为观止。米容淡淡耳语，想起了江青。一帝一后，让我的心，粉粉碎尽。

之三，散戏缓缓行，米容漫然跟我讲，伊的九旬老母亲，四十年代在金陵，看过梅兰芳的堂会，梅与金少山的《霸王别姬》。我一听，神往不止。当年好人家的闺秀，真真享福，如今我们，日子过得荒疏潦草不堪一提。

诗歌口香糖

无 题(401) ◆ 严 力

➡ 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
坏的是生活离不开虚伪
好的是生命可以转身离开

➡ 理论上讲
排挤掉一个人和
排挤掉他的思想是两回事儿
但它在现实中
常常合二为一了

➡ 大自然中的颜色总是呈现出
最适合的视觉关系
此事还有更奇特的一面
我们到底是读懂了
还是根本没读过
大自然撰写的美术理论

都市 专栏



周刊 第 401 期

近乎催眠的氛围和寿司清甜的味道至今念念。

在一部日本影片里，老年痴呆且盲目的妇人突发奇想，念叨着要见见去世多年的丈夫。家人只得找人冒充。老妇人的丈夫生前是寿司师傅，于是这位“临时演员”每天都细心地用寿司醋把一双手泡了又泡。老妇人临终时握着的，果然是一双带着熟悉的微酸香气的手。

自然美景，我觉看看电视就可以了。

跟我一起泰国行的有我 16 岁的儿子，他进了泰国的寺庙吃了一惊，满满当当的金色，除了金色还是金色。而他上一次游览国外的寺庙是奈良的唐招提寺。对比太强烈了。儿子对我说，泰国太妖了。我问他，这么妖，兴奋不？他说，不，一点都不。在纯然的感官环境中，人其实相当平静。

一天晚上，我和闺蜜苗苗在暹罗广场的路边抽烟，看着曼谷的街景和来往行人。苗苗说，这几天我终于知道什么叫做浑浑噩噩，真挺舒服的。的确，就是浑浑噩噩。脑子一片空白，但又被一种下坠的快感塞满了，满得连空虚都没有。人在这种地方，似乎卸下了所有的东西。这可能就是那么多人喜欢到泰国游的原因吧。

年，所以，他现在的微信群里，还有一个修车群，尽管早已分属各个阶层了。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微信群也不例外。但有的群不属于类分而成，没得选择，比如同事、同窗，加入之后只好被动发声。这种群里爱主动发声的也不少，风花雪夜、家长里短，大家都差不多，不过，一旦谁要发了个有争议的内容，立马就有人按耐不住，结果，难免伤了同事之谊、同窗之情。我加入这样的群都是先发个东西探路，一旦发现激烈反弹，便明白了内情，以后不是装聋作哑，就是多发大路货。也有人固执己见，群里的争吵就会不断，万一相聚见面，尴尬的场面是少不了的。

经过多次的洗刷，现在每个人的微信大都完成了类聚与群分的过程。观点一致的微信群里，个个同声相求，相互叫好，互为点赞；因不得已的原因勉强凑在一

起的微信群，无非就是通知饭局、传达养生信息、告知孩子的学习与就职去向，再加一点艺术感慨和孙辈是龙凤胎等等。我加入的一个群里，因为几次交锋，人人都明白在社会问题上已无共同语言，但又不能冷场，否则群主难堪，因而天天寄情音乐、诗歌、文物，这样一来，情趣反倒提升了不少，细腻的部分则更加精致。

也有的朋友，大概天生属于和事佬、大众情人一类，尽管人数不多，但微信能量很大。他们估计已经加入了上百个群，不管什么都转，来者不拒，一天可以有几十乃至上百的转发量，成为名副其实的中转站。看着他们转来的各类微信，你也弄不清他们的真实意图和确实取向，只从他们那里读到了“一定要转”“不能不转”“转疯了”，让你觉得这类朋友肯定是早晚都坐在那里，时刻都会盯着微信哈哈笑呢。

钢笔画世界

阿尔汗布拉宫

杨秉辉 画\文



西班牙格拉纳达城东，山坡上有阿拉伯时代格拉纳达王国的王宫，名阿尔汗布拉宫。该宫建于 13 世纪阿赫马尔王时期，阿拉伯人被逐后曾一度荒废，19 世纪在国王斐迪南七世资助下逐步修复。阿尔汗布拉宫依山而建，集壮观与秀丽为一体，其中有桃金娘宫、狮子厅、大使厅、觐见室等至今大多保存完好。每当夕阳西下，宫中建筑在夕照之下尽显橙红之色，故阿尔汗布拉宫亦称红堡，与远处之穆拉森雪山红白相映，美妙绝伦。

繁华与寂寞

穿越复杂

◆ 赵 波

我在上海有一个处女座闺蜜，类似《失恋三十天》里女主角王小贱，感情深到可以无话不谈。

他是一个建筑设计师，外表前卫但内心古典，设计一些外形稀奇古怪的房子之余还会写文言文，半古半今的我不太明白，发表在《读书》杂志上还颇得好评。

闺蜜很早就结婚被套牢了，老式的那种人，他在感情生活上其实没有多少个人经验，全靠身边我和另外一个互相认识的女闺蜜不停和他分享各自分分合合的恋爱生活才算有了纸上理论。

我们愿意把他当男闺蜜，除了因为他外形长得不错，带出去不丢人，脾气好，随我们怎样发泄都不会生气，只要有他在一切吃饭总是他请客，这样一个好男人，又有文化和见识，我们说什么可以立刻参与进来给出意见建议，当然受欢迎啦。

我们之间的感情纯粹是很亲很亲的兄弟姐妹感情，青春期的时候认识直到现在在不同的城市还保持着热线联系。

他这么一个人，越是被家庭套牢其实内心越是有跃跃欲试的念头，老想着什么时候碰到一朵桃花，能和她谈一段古典的爱情，也就是两人喝着小酒，用半文半白

的言语不断调请来去那种的。

设计师是个脱离现实的古典之人，他想要的古典爱情估计在现实里早已绝迹，现在的女孩大都没有耐心跟他调情，要不就是直奔主题，要不就是赤裸裸地提要求，希望用他的金钱来交换某些东西。设计师于是心怀幻想又常常被现实打击得非常郁闷。

前几天我和另外一个散落在北京不同角落的闺蜜都被他骚扰，犹如老房子着火，他连发了很多张和某陌生女人的合影照片到我们的手机和微信里，要我们来品评一下这个新认识的女知己。

一个缺乏爱情经验的人，一旦被爱情之火冲昏头脑相当可怕。自称是富二代，在他眼中年轻的风情万种的混血美女，被我们这些对女人极具洞察力的眼睛看过之后，一致得出了几乎相同的结论：此女不是混血、会浪装温存，而且善于骗你这种没有常识的文艺男人口袋里的钱……可怜一心向往古典浪漫的处女座被我们你一言我一语抢白得垂头丧气。静下心来，我也反思自己，怎么就被网络诈骗或社会案例惊得一惊一乍，好像对任何从天而降的好事情都心存疑虑。想明白这个，我们就不再多说，而让他自然成长了。